晉綏日報
第一八二四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訂閱地址：各地郵局　報價每份西農幣百元

鳴謝

我一分區神府、神木、府谷等縣，遭災嚴重，近日又蒙晉綏行署軍實科全體同志以伙食節約莜麥一千斤，山藥一千五百斤，和晉綏軍區衛生部全體同志以伙食節約小米七百八十斤，晉綏監獄以生產細糧六千五百斤，興縣稅務局全體同志以伙食節約小米一千三百斤，共計小米八千五百八十斤，莜麥一千斤，山藥一千五百斤，悉數捐濟我區災民，這種以節衣縮食熱忱關懷災民難民的友愛精神，令人實深感激，謹代表我受救災民登報鳴謝。

第一分區專員公署
五月十一日

興二區代表委員會
決定清理各村果實
全部用於救災救死
八十石貸糧全部分給災情嚴重的桑灣和小善

（本報訊）興縣二區召開村代表委員會，討論救災救死及生產等問題。根據彙報：眼前正是青黃不接的緊要關頭，要接上口糧須得一個月至五十天（川地再有一個月可以吃上夏田，山地得五十多天）。但目前每個行政村，都有不少斷了口糧及餓倒的人，災情最嚴重的桑灣和小善，已發現有餓死人的事情（桑灣死三人、小善死二人）。會上決定：將全區八十石貸糧，全部撥給桑灣和小善，每村四十石。

桑灣災情嚴重，因抓緊救災困難好解決
小善部分受災，因放鬆領導加重了災情

桑灣各自然村災情普遍嚴重，但由於在該村工作的同志注意救災，適當的解決生產困難，有計劃的分配糧食，發動群眾開展口糧，單野草一項即割了十五萬斤，解決了一些困難，全村除四百多石鬥爭果實及前後兩次八十石貸糧外，曾得到高家村、黑峪口、薛家崖等村及分局機關調劑果實或節約糧食的幫助，截至目前為止，連同這次的四十石貸糧，尚存有糧食八十餘石，如能很好調劑，可以爭取不再餓死人並可安穩地渡到接上夏田。該村一千四百多口人，由於及時的解決了種籽困難，夏田就種了一千五百餘垧，每人平均一垧還多，夏收時對群眾是很大的接濟。但與桑灣毗鄰的小善行政村，災情雖然沒有像桑灣那麼普遍（全村二十個自然村有七個災情較嚴重），但由於領導上重視不夠，加重了災荒的嚴重性。造成眼前小善的災情較桑灣更嚴重。據該村代表陳懷鼓談：全村鬥爭果實只有三百來石糧，區上兩次貸糧八十石，但被村幹部用去了一百多石。不少人家從正月到現在，僅靠分配給的一斗來粗糧過活。人們沒吃的，把樹皮已經剝食光，苦菜已挖盡，糧隱也快用完。現在全村已經餓死二人，餓倒十八人，餓會繼續餓倒和餓死人，有五十一個人、三十多個勞動力為求生離開本村。全村一萬七千多垧土地，已耕翻的僅到一半；一百一十多條耕牛，已乏下八十多條。如不迅速解決口糧及其他生產上的困難，因而把地荒下，明年將依然是沒有糧食吃的嚴重災情。會議對小善村嚴重的災情，引起很大注意，除撥給該村四十石貸糧外，決定立即派遣象給同志前往進行救死工作。對其他各村，主要是以行政村為單位，調劑各自然村果實，發揚天下農民一家人的友愛精神，各村互相幫助，作到不再餓死人或少餓倒人。

不經代表會批准
不准私自分果實
私分或不均分了的要堅決糾正

為了把各村鬥爭果實全部用於救災救死，解決生產困難，會上大家又提到，土改以來，沒有一個村的果實賬目結算清賬，因此，有些村莊私自偷分了糧食，有些村莊打埋伏，隱瞞了糧食，有些村莊保管不妥，偷竊賠黑糧食，個別人竊取糧食，有些村子分糧時不均分配，同時也引起農民內部、群眾與代表之間不團結，互相猜疑。為此會議決定：這次各委員下鄉，要清理各村鬥爭果實，全部用於救災救死，有計劃的以行政村為單位互相調劑，私分的和不均分配的，要堅決糾正，不經過行政村代表會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分果實。大家研究：如能澈底清理各村鬥爭果實，發揚天下農民一家人，互相幫助的精神，有領導有組織的進行調劑，不但全區能不死人，並且還可以撥出一部份糧食救濟河西災區。

朔縣西辛莊等村群眾
捐細糠廿石救災

（朔縣訊）西辛莊、化莊、小寨三村群眾自願捐出二十六石細糠，交農會統一調劑。西辛莊張全知說：「我家也困難，拿不出糧，只能拿出這些糠，這也能救些命。」化莊周世成老漢也拿出三斗細糠。他說：「我家可少吃些，給沒吃的人解決上些。」現在該三村已積起二十石糠，準備和農會鬥爭果實糧和起來，一併給無糧缺糧的群眾解決困難。（楊寶林）

交五區各村代表會議
大力解決莜麥種籽

（新綏社晉中電）交城五區大力解決籽種困難，保證千餘垧（每垧二畝）莜麥地完全下種。該區氣候寒冷，全區除高舉、白岸、常安等三個行政村外，其餘七個行政村都以莜麥為主要產品，但去年歉收，今年種籽特別困難。郭家溝五十六戶，群眾缺籽者就有十一戶。雙龍鎮貧農徐滿榮全家三口人，勞動都很好，但去年只打下一百三十斤莜麥，還了一百斤債，剩下三十斤，去冬已吃光，今年計劃種六垧莜麥，但籽種無法解決。計全區共有八百八十四戶人家，一千零十八垧莜麥地缺種籽。區上知道這情況後，立即召開全區各村代表聯席會議，研究出五項辦法：（一）用鬥爭果實買種籽，有計劃的公平的統一分配。（二）教育農民發揚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實行互助互讓互借。（三）發動組織群眾集股，由區上派人率領群眾代表去外地購買。（四）請貿易局貸糧、農會發倉等糧。（五）貿易局給借。現計購回將近二萬斤米。白岸、小婁二行政村共拿出四百斤米幫助別村。此外，清理出農會發倉五百斤米，貸出三百斤米，貿易局借給五百斤米，以上共米二萬二千多斤，以米買莜麥籽，按實際需要二萬三百五十七斤，尚可抽出一部幫助貧戶解決口糧困難。在五區本區只能購買到一萬二千零四十三斤莜麥籽，所餘八千三百一十四斤，由各村群眾選出代表及區公所派人率領去四區統購，全區千餘垧莜麥之下種已有了保證。（五區通訊小組）

興縣幹部會決定
暫停其他工作全力救死
解決口糧調劑種籽爭取在半月二十天內完成搶耕搶種

（興縣訊）此間在最近召開的縣區幹部會議上，決定暫時停止其他工作，以生產救災為當前緊急中心工作，號召全縣幹部，緊急動員起來，集中一切力量，在半月到二十日內，發動群眾突擊完成搶耕搶種，保持四六年耕地面積。爭取不再餓死人，爭取多打糧食。據調查全縣去年因災荒而荒蕪的土地（包括種上沒鋤沒收成的）約佔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全縣五十二個行政村，遭受雹、凍、霜、水災的就有五十一個，其中有十八個行政村最為嚴重。領導上過去對於如此嚴重的災荒情況，缺乏足夠的認識，大多數的村莊都放鬆了生產救災的領導，有些同志說：「經過土改，只要解決了困難，群眾是會生產的。」甚至盲目樂觀說：「大概不要緊，不會餓死人吧。」因之，沒有具體了解災情，深入進行領導，有計劃的分發口糧、組織搶耕。三區九個行政村已餓死二十人，餓腫的光孟家坪行政村就有七十二人；五區薛家灣村，有十四戶因為沒有口糧不能生產，一百七十垧地只種上五十多垧。會議根據上述情形，決定：領導生產救災，組織搶耕搶種，是縣委、縣政府、各區村代表會、各地工作團當前的中心緊急任務。號召全縣幹部認識為人民負責，緊急動員起來，做好生產救災工作，如那個區域荒了地，或種植餓死了人，當地代表會和工作幹部要負責任。具體進行辦法：一、堅決依靠區村代表會、貧農團和新農會，深入具體領導，逐戶了解調查，困難的究竟有多少，多少地沒有下種，動員男女老少進行搶耕，能耕的耕，能掏的掏，爭取把地全部種上。二、積極解決口糧、種籽、牛料困難，發動群眾互借，保證有借有還，發動村與村間互相調劑果實。對於各村現存的糧食，要予以適當的分配，保證用於生產，防止平均分配、本位主義，並發動群眾積極開展各種副業生產。三、除積極搶種瓜菜外，動員婦女小孩上地採拾野菜等代食品，補充口糧，反對浪費，節省口糧準備夏鋤。（閻志）

×　×　×

神府二、七區
新出苗瓜豆受凍
縣幹部已下鄉進行救災

（神府訊）五月十一、十二日，此間連刮大北風，氣候變得異常寒冷，特二、七區等地出苗的瓜、豆等莊禾大部凍死，特別沿黃河岸一帶凍的更厲害。現縣上大部幹部都已下鄉，進行救災救死工作，縣聯長、王書記也親赴一、三區災重村莊領導，對受了凍災的地區，由區上領導立即進行重種與補種。（張德本）

郝成旺等私分私借果實糧
代表會上嚴格批評
郝等承認錯誤澈底進行檢討
代表們糾正把借出糧的情收回

（臨石訊）四區彌家溝石門局村代表郝成旺等五人，在四月三日私將果實糧借出十二石五斗，各自然村對此非常不滿，乃於十八日全行政村代表會上進行批評。書記楊米旺說：「你們的果實糧，今天放到東家，明天放到西家，到處亂放，不應從果實糧裏出的公糧也出出了，什麼開支都從果實糧裏出，過年時觀音廟上貼花紅，對聯也從果實裏開了黑豆，你們說這對不對？」主任常真功說：「你們往出借糧食，不通過行政村代表會，私自往出借，土地堂和背居裏兩個小村都是你們一鬨，你們把十幾石糧分得吃了，連一顆糧也不給人家，能說下個理去？」在批評後，各代表都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作了檢討，大家認為他們檢討的澈底，最後決定：借出去的糧是沒辦法的，在最近解決口糧中扣除，不應解決的能收回就收回，不能收回的打下借條，夏收後歸還。現有糧由農會打存條，負責管理。（呂啟靜）

簡訊

神府七區五寨賀家崖村，舊有三垧水地，因水道過遠而無法修，最近群眾提出修水利，恢復水地，但口糧困難，區上當即貸給米三斗。村代表賀貴旺、賀常明便領導去修，共六戶參加，修出一里來路長的水道，恢復了水地三垧。（李棠蔚、劉福海）

朔縣城關市工會 組織工人合作發展生產

山貨工人與資方合作勞資兩利 木工自行組合工會幫助底垫

（朔縣訊）城關市工會組織工人合作社，幫助工人解決生產困難，目前已組織起山貨和木工兩個合作社。山貨合作社，由山貨工人李有貴、馬發等六人為作人股，由與茂生作坊投資三千萬元為作錢股，雙方訂定合同，作人股七成、錢股三成，公益獎勵一成，按期分紅。為了解決工人們目前的家庭困難，先由資本內抽出五百萬元來解決，現在該合作社已正式開工。木工合作社，由工人殷如富等九人自行組織起來，工會幫助給九顆樹和十五個木料為底錢，並給工人解決兩石糧食，作生活費用。此外工會正醞釀組織紙工合作社，並在鬥爭果實中抽出五百六十斤羊毛和一部份皮子，準備分給十二個口袋工人和釘鞋匠，以解決他們的資本困難。工人們在工會具體幫助下，生產情緒提高，工人李有貴說：「有了底錢就不怕，保證常有工做，生活就能顧好了。」（周沛然）

政府帮助群眾投資 府谷一區四鄉煤窯恢復

半月賺米二十餘石百 五十餘工人口粮解決

（府谷訊）一區四鄉靠近黃河的八個自然村，土地很少，但有六個窯口，出炭很多，三百餘戶人家全靠掏炭生活，炭的銷路很遠，河畔常有幾十支船運炭，近幾年來因蔣匪的封鎖，河運不能通行，致使工人失業，一部份工人已走了口外，只留下有二十餘人的兩個小窯，供給附近村莊用炭。去年該區解放後，各窯恢復放炭，船隻通行，炭船也來了很多，但工人們因沒有底錢（糧油吃米），不能下窯。政府便派專人去了解具體情況，召集工人們開會研究，按每個窯口集中貸款，以窯口為單位，按工人多少，出炭多少分紅，工資；並動員私人投資。會後，確定每一百八十萬本幣打一股。那個煤窯上，工人即自動入股，等四人自願入股，共十二股，銀錢九十二元、米大石，本幣三百三十萬元，政府貸米一石。（私人入股的工頭打一股，工人每一個股站一股）。工人按炭價多少隨工資。天中，賣炭八船（合二十萬斤），本幣二千二百萬元，合米六石七斗。每人每天能賺到穀米一升半至二升。現該地除原來兩個小窯外，又開了四個大窯，增加工人一百五十六個。政府共貸給小米五十大石、本幣一千萬元。此外，有七戶自願入股銀錢一百九十六元。每個窯都選出三個負責人共同領導，在半月中除供給附近村煤炭外，共賣了二十幾船炭，獲利八千二百五十萬元，合米二十二石五斗，這樣解決了工人的全部口糧，並可按時上交土地全部按種。群眾一致說：「政權真是咱們的救命恩人。」（王季四）

代縣崔家莊群眾 變工開荒擴大耕地 仔細作務增產糧食

（代縣訊）三區上花莊行政村所屬崔家莊自然村，群眾自春耕以來，即自願組織變工，開荒地。貧農崔二生、劉全卯、邢德和中農崔且毛四人，變工挖稻畦，挖了九天，每人挖過一畝半（一畝稻畦能打七斗穀）。群眾自從接到開荒三年不徵公糧的消息，即紛紛找荒地，但本村沒有荒地，僅有些河灘，貧農楊銀貴和羅天明即去外村築子郭、黃龍池開荒，共開下二十一畝。貧農張八三、德成二人開下六畝荒地，代表崔眉才開了四畝，還有些選定、張毛小兩個是十三、四歲的貧苦孩子，每人開下一溜溜河灘地（約有三分餘），中農崔銘法說：「咱村土地不多，可好好的作務，也不少打糧。」他的旱地耕過要過三次，水地種菱子耕過一次菱上水，再耕過才下種。中農張天作和他三個兒子每天拾羊糞，保證每人每天拾一担，要解決了他所有的土地肥料問題。富農張士林也和他兒子每天去半坡羔拾羊糞；他沒牛，和貧農張身漢田眉牛變工，他老婆給田眉牛縫了一件衫子，一條褲，一對鞋，田給他耕了四畝地。改正成份了的崔四乙，確實執行著政府訂公平的軍勤負擔政策，又補種了一畝夏田。該村有一百三十二戶，共開荒地六十七畝，除作務地主也很細緻。價在群眾督促下，和他女兒開河灘，開了四天開下七分地。代表會提出今年開的雷早凍，說秋大天寒燥。家挑前下種後，全村共水旱地一千五百八十二畝，已有八百一十七畝下種（內包括夏田）了。這幾天沒雨，板子地有些乾了，大家正在搶耕搶種中。秋田下種即將完成。（農民通訊員）

陽縣衛家峪土改後 農民增修水地數十畝

開小塊荒百餘畝家家種山藥

（新綏社呂梁電）陽縣衛家峪村貧農積極增修水地，開墾村荒地種山藥。該村過去水地很少，且大都掌握在地主、富農手裏，中農只有少數水地及能用吊桿澆的坪地，閻匪統治期間負擔重，苦務多，好地荒了不少，根本談不到修水渠。今年經過平分土地，每家都得到一畝米水地，為了多種夏田及菜蔬，貧僱農小組提出修水渠，獲得大家同意後，共變工一百五十個，即將兩條水渠修成，使二十畝旱地及二十畝吊桿水地變成自流水地。此外，群眾又分頭在村周圍找小塊荒地開墾種山藥蛋。貧農劉德海去年開荒三畝種山藥，收了二十担（合一千二百斤），全家五口人吃了一冬，而了大事，如今還有二担。他說：「要是沒有山藥蛋，今年早餓起了。」他今年又開荒二畝，連去年開過的共種了五畝。劉同攔開了七八塊小荒地（約合二畝）；中農衛自隆開了四畝；富農衛實鳳家也開過四畝山藥地。現村周圍的小塊荒地已大部開完。統計全村已下種山藥蛋一百餘畝（每家平均二畝以上）。據群眾研究小荒地種山藥好處很多：（一）山藥長的大，又好吃，不常地裏種一畝能收二百斤，荒地一畝能收三百斤；（二）小塊荒地裏種山藥（吃山藥的害蟲）少；（三）利用早晚的空時間可以搞的開過，不誤經常生產。（王澤民、李秀卿）

朔縣城關群眾 積極開荒

（朔縣訊）城關市四人多地少，許多農民土地不夠種，但古墳、廟院等老荒地很多。入春以來，群眾都自動找地開荒，民兵楊發上聯到在分銀會議後，政府就召開大生產會，保證開荒的地權，同去即組織「五個青年開荒隊」，政府又幫助他們一塊荒地，現已開下十畝多，種上了三畝山藥。東南街長任旭、農會主席王裕也開了很多荒地。在他們的影響下，群眾都參加開荒，連張達生的媽也每天早現均開三分荒地。現全城關群眾有五十三戶參加開荒，已開下一百七十五畝多，將好荒地全部開盡，大部已種上莊稼。（周沛然）

麻條花可頂渡荒食品

培芳

麻條花在山林畔上或山林裏都有，是燒火的好柴，它下邊的也能吃。現在正在開著黃色的長花，花可以吃。可以動員小孩婦女們採下，吃時用開水灶過（放進去煮一下即撈出），放上鹽可以當菜吃，味淡，比苦菜還好吃；也可以拌上麵蒸熟吃，或煮熟調的吃都可，吃一碗比喝兩碗稀粥耐飽。

交七區沿汾河村莊 增修水渠擴大水田

（新綏社晉中電）交城七區沿汾河村莊加緊修渠。古交鎮、韓溝等五村聯合修渠一道，長十五里，其中古交鎮一里長的一段，原就是好的，引汾河水可灌溉土地一千一百七十畝，但水渠為隊道平等五大劣紳所霸持，歷年修渠，任意對群眾派工勒款。土改後，農民掌握了渠權，廢除了舊的封建水利制度，經民主討論訂出合理辦法，選出貧農邢大榮、中農劉三河為領導人，下分五班，按澆地多少出人工和工具，輪流修渠。自四月五日到二十日，第一大輪工已完，夏田已澆過。現正加緊澆地，播種秋田。鐵城底村水渠去年只能澆二百七十畝地，今年增修水渠時，與陽曲鎮、營村商妥，增修一段，上下連成一起，計劃四天完成，可多澆地一百四十畝。河南、水峪灣及陽曲河口鎮等四村也聯合修一渠，長五里，能澆四百畝地。此外，還修鴉欄灘、下上兩渠，預計可澆地四百畝。（汪洋）

懷仁縣市面日益繁榮 手工業作坊在發展

（新綏社綏蒙電）懷仁市面日趨繁榮。懷仁城在閻匪軍殘酷統治下，全縣市號都關了門。自三月下旬民主政府收復懷城後，政府即召開商人會議，宣傳保護工商業政策。不及一週，即有攤販商號五六十家開始營業。據五月一日統計：全市已有商號六十多家，攤販一百多家。五家鐵爐的生產，十家麻坊夜以繼日地在作業。八家鐵匠鋪在特別興隆，劉英、李銀、宋幾家經營鐵業，供給農具。在貿易自由政策影響下，不少客商從大同、張家口等地運來了貨物。在五月一日以前，懷仁城已有商號資本三千萬元的生意。

離石縣府縣農會 組織推廣熬硝

（離石訊）離石縣農會、縣政府於四月二十五日召集各大鎮各村農會主任及會熬硝的群眾座談開展熬硝工作。會上，東關周守珍介紹了東關開展熬硝的經過說：「我們起初不相信熬硝有利，又怕學不會，以後到工業部硝廠看了幾回，覺得不難學，留心看，幾回就學會了。回來後，我和中元有二人熬硝六天，每人賺了七斗米，能買米一斗半，補助了口糧和茶菜開支。以後慢慢的發展到二十人，安起了五口硝鍋，平均每日能熬四五十斤。我們起初熬吃的，現在都有了吃的。」接着李國毅說：「熬硝很好學，只要硝土成分好，一百斤土能熬二斤硝，以前因硝渣缺，能熬的人不能多熬，現在試驗出柴灰能代替硝渣，就能經常熬，利更大。」陝西工人何世忠說：「你們那村願學熬硝，打發人來學吧！不用你們管吃的，給工錢，有三四天功夫保證學會。」各村農會主任聽了，對發動群眾熬硝信心很高。座談後，到東關參觀熬硝的院中，有三家熬硝的，他們說：「我兒和我的段觀正在熬，我兒媳婦打水，我掃硝土，從今年正月到現在熬出一月的功夫，熬了一百五十斤硝，一個小火做飯，除去燈油、炭一切開支，能吃米七斗多，全家三口人，要不是熬硝過活，恐怕就餓死了。」這一介紹，激發了大家的信心，又到大街小巷把硝土認了一遍。觀完後，最後討論出今後發展熬硝的幾個具體辦法：（一）有重點的由點推擴到面，決定先從大武鎮、東西相王等擴大到可能熬硝的村莊，然後十四個村鎮作起，對自己鎮熬硝，縣農會並指定專人負責領導，區上定期檢查。（二）學會熬硝的人，去不會熬硝的村莊發動熱心教人熬硝的群眾，政府給予獎勵。周守珍說：「我們關真已有二十人學會熬硝，有人願出村去熬，並教各村群眾。」（三）熬硝需用柴灰很多，決定發動群眾將柴灰賣給熬硝地點，另外發動兒童拾柴，不只當柴燒，而且柴灰能賣錢。會後東關有中元、李國毅等十人已分到各村去熬，一方面自己生產，一面教當地群眾。（王德正）

關於煤窰管理委員會問題

—讀朔縣煤窰工人代表大會決議後的意見—

昨天本報二版刊登的「朔縣煤窰工人代表大會決議」，對於恢復與發展煤窰生產中的許多具體問題的討論與決議，值得各地參考。但是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該工人代表大會沒有討論和作出決議。這就是關於工會和廠方協同組織管理委員會的問題。在晉綏邊區行政公署頒佈的「恢復與發展煤窰生產辦法」中的第二十一條規定：「凡規模較大的煤窰，可由廠方工會協同組織煤窰管理委員會，吸收工程師、技士及有經驗的職員參加，經常討論有關生產及勞資關係等問題」，這一條我們覺得非常重要，這應看做是新民主主義工礦經營的一個特點。組立起這樣的組織，就可以保證隨時溝通工人與廠方雙方對有關問題的意見，加強與鞏固了工人與廠方的合作；同時可以發揮與集中工人、工程師、技士及有經驗的職員對生產與管理生產的知識，並提高工人的高度勞動熱忱及其在生產中的創造性。這個委員會，是貫徹與保證「發展生產，勞資兩利」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之一，應認真的建立與健全起來，並很好的運用與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在東北我軍四面包圍中 瀋陽蔣匪日暮途窮

市民希望我軍早日進城解救他們

（新華社東北十五日電）在解放軍四面包圍中的瀋陽蔣匪，已日暮途窮。過去兇猛無比的蔣匪東北各省流亡「接收大員」，都感到火燒眉毛，大勢已去，攜帶其家屬紛紛南逃。蔣匪爪牙爲爭購飛機票，爭吵不休，黑市飛機票價不久前尙爲蔣幣三千萬，現在起碼要五兩金條（折合蔣幣三十億以上）。那些逃不了的大小貪官污吏，則終日[illegible]，大吃大喝。

特務恐怖籠罩整個瀋陽。法西斯的「警管區制」已在瀋市實施，所謂警察，都是受過「技術訓練」的特務，他們可以隨時檢查住戶，大北門路東志成銀行總經理梁天[illegible]即加以民盟盟員頭銜而逮捕。東北大學最近被開除的八十六名學生，有的已失踪，有的受監視，在校學生愛說話的被目爲「左傾」，不愛說話的，特務又說是「時局消極」，你難道沒有知覺了？一也有隨時被迫害的危險。蔣匪濫發流通券，榨取人民血汗，造成了物價不斷上漲，高粱米由蔣幣四萬一千元一斤，一直漲到最近的十五萬元以上。在蔣匪苛雜捐稅及官僚資本的壓榨逼迫下，工商業紛紛倒閉，蔣匪瀋市社會局工商科統計，供認全市工廠商號半年前申請登記歇業的已達百分之二十，至今年三月底，瀋市商會理事長余恩典供認，已倒閉及半倒閉者更達百分之四十，被迫失業工人店員達十五萬餘名。蔣匪機關自下級職員陷於飢餓絕境，蔣瀋市政府及中長鐵路已三個月未發薪，社會事業所辦「中正大學」全體學生已與次斷炊，其他學校學生生活更苦，市內中學大多數被迫停辦，住滿蔣匪傷兵。在蔣匪殘酷掠奪下，廣大市民已無法生活，蔣匪監察委員王化一亦供認：「瀋陽市有五十萬人以上，每日連豆餅豆腐渣都吃不上。」曾在蔣匪兵工廠內做工的五十多歲的工人王某活活餓死，臨死時，還嚷着微呼：「我要窩窩頭吃。」鐵西石炭液化工廠工人李鳳翔，因無法生活，先勒死三個孩子，隨與其妻服毒自殺。類此慘劇，不勝枚舉。瀋市人民已被迫而進行搶飯鬥爭，西北邊門、外東邊門、大東邊門以及市內各區，已相繼發生飢民搶米風潮，蔣匪瘋狂地搜捕和屠殺，餓殍載道。瀋市人民已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人民解放軍身上，街談巷議的問題是「八路什麼時候進城了」。

棗莊礦區成人間地獄 工人日夜盼我軍回來

（新華社魯南十三日電）在蔣匪血腥統治下的魯南棗莊礦區，已成人間地獄。去年十一月蔣匪重佔棗莊後，前二百四十多個小窰，因多爲蔣匪破壞，僅有五十餘小窰開工，只能容納二千工人，其餘一萬三千餘工人流離失所，到處行乞。西[illegible]一工人楊某因無法過活，在吃飯時，偷偷滲入毒藥，將老婆和兩個兒子毒死，自己也在礦窰上吊而死。棗莊街的老工人劉文發餓死後，留下一個小孩，無依無靠。石磨街曾發生一屋七人同時餓斃的慘劇。賣兒鬻女更爲常事，小孩被賣的值不上一錢，南道口侯某一個七歲的孩童只賣了八十萬蔣幣。附近在蔣礦下，在蔣匪層層剝削下，絕壞，他們每日的工資僅夠買一斤多高粱麵餅，但每月尚須繳納「會」會費、軍工費、旗子費、撫卹費、過年費等。礦窰安全設備已全告廢弛，常常倒塌，四月二十日夜，雨水冲入兩個窰口，一次即淹斃工人二十四名。持有武器之蔣匪特務橫行無忌，日搶夜劫，礦家四一夜會被搶十二戶，有一礦工白天賣了孩子換得三十斤糧食，也爲匪們搶去。蔣匪更勾結以李春田爲首的十七家奸商，操縱糧食，在糧價猛漲時，蔣匪即以搶來的包米豆餅大放高利貸。一斗高粱還一斗半，殘酷的剝削着工人和市民。棗莊工人正日夜盼望人民解放軍的回來。

攻克八據點 殲敵二千九

冀東地武四月份

（新華社冀東電）冀東軍區司令部頃公佈四月份地方武裝戰果如下：攻克與逼退通縣唐山公路上之夏店及通縣城東之胡莊等蔣匪據點八處，殲敵二千九百零六名，繳獲九二步兵砲二門、六零砲三門、迫擊砲三門、擲彈筒九個、輕重機槍五十八挺、衝鋒槍二十支、長短槍八百一十支、砲彈一零四發、子彈八萬六千六百五十九發、手榴彈一千二百零二枚，及其他物資一部。

華萊士致斯大林公開信 要求美蘇重建合作 呼籲美軍撤出中國

（新華社陝北十五日電）據塔斯社紐約十三日電：美第三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於「美蘇照會」發佈後，曾向世界發表致斯大林總理的公開信，要求美蘇重建合作，呼籲美軍撤出中國和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

華萊士在信中首稱：「雖然史密斯大使與莫洛托夫外長的照會，仍各持一方的理由，但它們對和平都堅認是可能的，我們都不能失望，爲兩個偉大的人們，來對那些認爲兩國不能在同一世界上和平共處的宣傳家，則不啻一個嚴重的打擊。雙方具有的照會見解，都斷定了我兩國間已戰時的合作，能夠在和平時間久的重建與加強之途，照會的交換，則打開了談判之門。照此，就應該舉行美蘇代表公開談判的會議。」

華萊士在信中提出了「百年和平方案」的意見說：美蘇必須立即採取確切而有決定性的措施，以保證下列目標，即普遍裁軍，停止輸出武器，恢復兩國間無限制的貿易，建立聯合國旗下某種組織進行國際救濟的分配，無論美國或蘇聯均不得干涉他國內政，不得在其他聯合國國家內保持軍事基地，不得以集結軍隊來建立空軍基地或海軍基地，不得干涉其他聯合國會員國的公民，不得利用財政經濟或特務壓力在別國攫取政治利益。美蘇兩國應檢討聯合國憲章精神，竭誠合作，以促進世界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健全發展。爲達此目的，在聯合國範圍內，按戰爭破壞與經濟需要的程度，儘速予歐洲以最大限度的經濟上幫助，儘快把「歐洲經濟合作執行處」與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轉變爲有力而廣泛的聯繫，以建設生產力高度發展與經濟上統一的歐洲。美英蘇法應早締結對德和約，以便[illegible]。關於中國，無論美國或蘇聯，均不應輸送武器至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美帝國主義駐華軍隊應撤退，蘇聯保守各國在中國的權益，[illegible]。

華萊士在信中並說：要求美蘇兩國可以用保持和平的方法解決之，[illegible]。美蘇兩國可以根據一個暫定條件，求得協議。同時在另一方面，時間的慢慢消逝，會決定兩個經濟制度的好壞，而全世界各自由民族則在日常生活中進行選擇。美蘇之間並沒有必須以武力或恐嚇才能解決的歧見或困難，也沒有不能以和平而有希望的談判解決的分歧。

世界各國對蘇美照會反應

英方大吃一驚。美高級官員陷入混亂，並供認蘇聯已成功地將美置於困難的外交地位。

各方訊：蘇聯政府發表蘇美五項的照會後，英美法官方立即均有反應。據合衆社十一日訊：當天由蘇聯的美駐蘇大使史密斯，表示「頗爲驚異」，他說：「我和莫洛托夫的來往，完全是機密的」，「這樣的交換的照會公開宣佈，這是第一次」。美外交部與倫敦方面，表示「詫異一聲」與「大吃一驚」（合衆社十一日電）。英外交部發言人堅稱：「美國不但沒有事先和英國商量，而且英政府也未收到美國照會的正式副本」。與文匯日會議此，應請美法大使會談，法駐英大使也訪問此歐那。英官方人士說：「損失不堪的美國，必須向其可能非常惱慎的英法說明，究竟美國在他們背後幹些什麼勾當」（合衆社）。

又訊：蘇聯十日發表的美蘇照會，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並使美國政府首腦部陷於極度混亂之境。據塔斯社十三日訊：美國各報以顯著地位刊載美蘇照會，並特別強調蘇聯接受美國關於進行解決現存分歧的談判的建議。路透社稱：「蘇聯地位，刊載兩國照會，並着重指出蘇聯政府願意召開解決與美國分歧的談判」。在華盛頓，美帝合衆社十一日電：「蘇聯的行動，在華府高級官員中間，引起了混亂」，把「美國置於承認」，「蘇聯已成功地把美國置於困難的外交地位。」

胡匪捏造勝利的西洋鏡

抓來群衆裝俘虜 製造假墳充戰果

（新華社西北十五日電）去年胡匪侵佔延安後，即大事宣傳所謂進攻延安的「輝煌戰績」，蔣匪國防部新聞局並專門創造了「收復延安」一齣，說什麼「進攻延安之役」，「匪軍」被俘及投誠者達萬餘名，「匪」最頑強之「三八」、「三五九」及「教二旅」「全部被殲」。這些「勝利」，當時就已爲識者所嗤笑，並爲以後的事實所粉碎。此次延安收復，延市市民及許多曾參預其事的解放官兵，紛紛揭露當時胡匪捏造勝利的真相甚詳，西洋鏡全部拆穿。記者站摘記一部，看看胡宗南怎樣製造他們的「勝利」。

胡匪侵佔延安縣城後，即慌忙派人到各處抓了兩三千老百姓，先在延安城裏集中，一週後，便開到延市北關王家坪和新市場舉行之所謂四客，成立了所謂第一、第二兩個「愛國青年招待所」，並由蔣匪第一戰區長官部編成大隊中隊和班。起初，這些老百姓都以爲是叫當兵，嚇了一大跳，後來每人發了一個帆，繼軍隊長並給大家訓話說：「不久，外邊的人就要來參觀了，你們要說是「八路軍」，說錯了就要槍斃。」大家這才明白一點。當時因人不夠數，又抓了很多老漢，剃了鬍子，勉強充數。另外從大關中，蔣匪抓來的「自衛隊」，也參加了進去。接着，便開始訓練，有的當「教二旅」，有的當「新四旅」，有的當「三五九旅」的戰士。被派當「教二旅」戰士的市民常忠德對記者說：胡匪隊長教他說「教二旅旅長是羅平」，在金盆灣被打死的，全旅都消滅了，其他隊長的名字由他自己編，且每人都要記得很熟，答話不要打結，[illegible]。在試驗中，[illegible]，說錯了就挨打。

抓來的群衆還要和「八路軍」一樣唱歌、遊戲等。一個農民王君賢向記者說：「大家心裏都受着像刀子割一樣，胡兒子還要叫你提起「歡迎」呢。」就這樣訓練了十多天。去年四月初，蔣匪所謂的「中外記者參觀團」，陝西綏靖公署政治部所領導的「陝西觀察團」，「外漢學生參觀團」，「京滬慰問團」等都來了，這便忙壞招待所的人們，他們怕出岔子，自己也化裝成「八路軍」，但終於還是出了岔子。一位美國記者問從邊區抓來的一位原來是移民的老漢說：

「你是做什麼的？」

老漢答：「我是個俘虜。」

「你過去做什麼？」

「我當民兵。」

「民兵做什麼？」

「就是鬧了兩年荒」。這一下，羞得大家忍不住大笑。接着另一個中國記者問到胡小丑時，因問的問題事前「隊長」沒有教過，答不上來，他說：「我是個老百姓，賣東西的，你問的我不知道。」

一個被俘的胡軍士兵告記者說：「胡宗南不只在延安這樣，在西安也是如此」。曾在西安僞裝過「教二旅」的保安團士兵金水榮說：胡匪訓練隊（即蔣特監禁愛國青年的集中營，又稱「勞動營」）全體三十多個隊的俘虜，政治犯，在記者團來時，也都化裝了「八路軍」，一隊至十三隊化裝爲「三五九」旅，十六隊至三十隊化裝「教二旅」，軍衣不夠，發一八路軍自己部隊也換上，同樣也有人因說錯而挨打。

延市自七里鋪以南河東邊，在約有二里長的一片平川上，密密的突起有一千多個墳堆，前面還插有墳牌和姓名的木牌，這就是胡匪爲捏造進攻延安戰績而製造的假墳。記者於五月二日隨七里鋪老鄉去參觀了一番，在胡匪[illegible]，就有六十多個墳墓，老鄉說：「這些都是假的，不信，咱們挖開一個看看。」一位老鄉，借用[illegible]鋤頭，順手挖開了一個，裏面什麼也沒有。據胡匪派來的老漢說：「去年，胡匪佔了延安，第二天就派來兩個多隊伍，一滿子就堆起了這麼多堆堆，他們（指胡匪）說把「教二旅」全部消滅了，殺死「教二旅」的人很多，十多個一個本牌子，後來參觀的中外記者來觀看，知道胡宗南對老百姓說：「這些墳是假的，死人一個也沒有，[illegible]。」[illegible]的事實。

一個猪倌的故事

伏羅希洛夫農莊

彼里弁柯 作　梁 天 譯

一九三二年我參加了集體農莊。那時很年青，當然，就是現在，我也不想列名老婆子堆裏，因爲才三十七歲嘿。不過，那時正是個姑娘，所以顯得更加活潑了。我做過很多種工作：耕地、播種、割草等。因爲我的勞動日數總是比旁人來得多，所以年年受褒獎，被譽爲勞人的模範。在某一次集會上，因爲我比男子們割了更多數量的草而被大家抬起來向空中扔了一番。那個們笑話勁不用說了。笑話是笑話，衷心却湧出一種自豪的感覺。站在人家的前面總永遠是件快意的事啊！

那正是斯達哈諾夫的功績轟傳全國的日子。我在報紙上讀到了這些消息後，興奮得三天沒睡安神。最後下了決心：「一個若不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像斯達哈諾夫一樣，我就不姓我的姓了。」當時工作是割草，在草上考慮一番，計算一會兒，等到一揮起了鐮刀，我咬緊牙關非把預定的數量趕出來，決不停歇。這樣就建立了新紀錄。照常三天割完的草，在一天內就割淨了。是啊，從戰前的生活裏可以憶起很多有趣味的事情。但是在這裏要談的却是現在的，戰後的生活。我們的村子被德寇破壞的很厲害：他們趕走了牲畜，燒毀了房屋。還記得初回農莊時，它變得使我認不出來，看了眞是心痛欲裂啊！然而又沒有多大工夫去悲傷和嘆息。土地是不會等待我的，你若不準時把它耕開撒上種，就甚麼也不能生長出來。

我們即刻落手收集財產，拯救親愛的農莊的生命。我們不分晝夜晨夕地工作着，那時候我們有過多少的休息時候，我簡直不知道，恐怕連睡幾小時覺的情形從未有過的。偶爾在風車上或在滿載着建築器材的汽車上打了一個盹，都當做是休息了。可是眼看着灰燼堆上豎立起了一座座的新住宅、新農莊事務所和畜舍等，這又該多麼高興啊！

在某次大會上，我們檢討了關於發展牧畜的一些問題。結果發現了牧猪場的實力最微弱最虛弱。這時，農會主席發言了：「我建議讓安娜．彼里弁柯接任猪工作，讓她去看管猪羣吧。」社員們，你們可知道，我的心好像挪動了位置似的，擾動着，忍耐着。這個工作對我是生疏的，但又不好意思拒絕：人家該說了：「還會參加過斯達哈諾夫運動呢！怎麼這次却躲到樹叢裏面去了！」眼皮也沒眨一下，我就答應了。左思右想：怎樣進行工作呢？好容易等到了散會，我立刻去見主席。

「走，」我說，「你領我到牧場去看看！」

「你做甚麼？你得了什麼病了麼？深更半夜到院子去……」總而言之，他勸止了我到明天早晨去。

「喂，那麼你借給我幾本關於豢猪的飼養術吧。」我說。他拿給了我幾本書。我急忙跑回去，一直讀到天明。當然沒來得及讀完它。但是我理解了在牧場裏比起書上來有很多的缺點。關於這點，大家在會上也談過了，以後我當場一看，全部被證實了。我首先着手修補和裝置房舍。墻上的裂縫用泥塗上，污土也搬出去了。起初我被一些人取笑着：

「彼里弁柯，你大概是想教猪識文化生活吧！」

「甚麼？」我回答：「難道文化不好麼？」

「並不是說不好。不過猪終究是猪呀……」

這些話使我難過。我想：「你們根本就不明白猪是什麼東西。肥猪肉誰都愛吃，可是對猪的必要照顧却做的不夠。等我把猪變得肥胖時，你們見了就該吃驚了。」

所有的猪都瘦小得可憐。我問明白了以前的飼育法。餵的不少，怎麼效果不大呢？書本給我指出了其中的簡單理由：未能進行飼育法。此後我開始給以定量的飼料：把麩糠、麩子、麥渣子拌和在一起餵，或者把飼料滾了後再餵，這也是從書本上學來的。照用以後，我的猪變了樣。肥胖得圓滾滾的，又活潑又愉快。

我們準備妥了飼料和猪窩等一切，就等着母猪下胎了，有一天我到猪場上一看，產了滿滿的一窩子。按照我的計算，還有兩天期限，不會想到今天就出世了。我的計算錯了。這件事我永遠也忘不掉。幸虧事情很順利，小猪一隊也沒糟蹋。我見了便不禁拍手大叫道：嘿嘿！眞好看！急忙跑上前去。那想到母猪生了氣，[illegible]一步想咬我。

有一次，我看見一隻小猪在圈外亂叫，我當它是自己跑出來的，就捉住送回它母親跟前，誰知它母親往外推它，然後竟頭踢開咬起它的兒子來。我無奈祇好再把它拿出來。「母親不管它了，怎麼辦呢？」我心想着。以後我才聽人說，猪的母子間時常發生這樣的事。

我決定親自來照顧它。把煮開的牛奶用橡皮乳頭餵給我的收養子吃。過了不多日子，那傢伙上了軌道，我滿以爲以後不用費力就可以把它養大了。那裏想到不幾天後小猪忽然病倒了。它低着頭，牛奶也不想喝。最後連站也站不起身了。我急忙跑到農莊主席柯同志那兒去，大吵大哭起來。

「我的小猪要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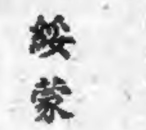
但是主席說：

「我也沒辦法，找獸醫去吧！」

……

得了獸醫的幫助，我終於把小猪養大了。莊員們一直到今天想起我當時哭猪的情形，仍不禁覺得好笑。可是我今天仍如此。別說是母猪，就連個小小，還不像樣的小猪，眞一出了一點毛病，我就像自己遇了災難似的急得坐立不安，非等恢復了原狀才能放下心。沒有愛情，什麼事情也做不成。況且是個動物，它懂得很多，所差的不會說話罷了。這要沒有信用關係，——它們既然信賴了我，我怎麼能夠辜負他們呢！

現在我飼養着二十二隻猪。能到我們牧場去參觀一下，就會親眼看到它們的狀況。這些猪儘可以送到展覽會上去。關於今後的繁殖問題，我還想爭取斯大林獎金——向留斯果瓦同志看齊。我決定要在一九四七年內達到每隻母猪最低限度能生產二十隻小猪。以後我們瞧吧……農莊的猪號固然不允許我做尾巴，而我的生性又何嘗甘心如此呢！



綏蒙劇社在興縣

張 煥

綏蒙劇社原是左雲城的一個舊戲班子，四五年我軍首次解放左雲城後，它在我們的培養和教育下，劇社同志們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起了重大的變化。

當去冬綏蒙劇社來興縣時，在嚴寒的冬天，男同志和女同志們都揹着背包，當天趕到，晚上即演出。在四個多月的時間裏，共演出八十九個晚台，節目三百六十一個。

一次到衛生機關演出時，天下着鵝毛大雪，同志們却不怕困難，男女同志和小同志們都揹着背包，踏着積雪前去，到達後，又不顧冷凍，修理舞台。當我們到某機關演出時，遇到一位難民的小孩子（約一週歲）因無乳而啼哭，女演員王秀英（海棠花）就解開衣襟，哺給那孩子奶吃；並把自己孩子的小棉被捐助給難民。馬榮卿（七歲紅）在某機關演出時，雖然身懷有孕，且因不慎跌傷，但仍帶病演出。其他同志如霍恆寶（二椅陽）、賈俊英（丑角）、李有仁（鬚生）、李玉傳（小玉蓉）、陶鎮富（青衣）以及陳寶山、二虎子、旦花元、陶創鳳（小生）等，在工作中都表現了積極和認真的態度。這些都說明了同志們經過訴苦和學習運動後，階級覺悟提高了，他們正在改變着由於舊社會對他們的歧視而在生活、工作上的墮落現象；他們在爲人民服務的思想指導下，積極的工作着。

在節目的內容上，我們對於某些爲統治階級歪曲了的歷史現實，宣揚封建迷信的，以及在舊社會裏迎合低級趣味的東西，正加以適當的修改。如我們將「萬花船」中的迷信、低級趣味的部份加以修改後，羣衆就覺得很合乎情理了。同時，我們並注意了從學習以至利用它的强烈的戲劇性，尤以思想教育的內容。但我們對這一工作仍是開始，對舊劇中某些庸俗的部份，還修改的很不夠，今後將在改造舊劇上繼續努力。

在演出過程中，首長、機關幹部、羣衆們對我們的熱愛和批評，對劇社同志的思想啓示是很大的。賀司令員親赴劇社指出了目前的缺點，並指示了今後的方向。他說：「……第一是大家情緒很好，艱苦、團結；第二是技術水平高，今後要注意政治上的提高，加强文化學習。……」並親自去看小同志們的識字本，又看小同志的襯衣，並關心地問「你有沒有虱子？」怕小同志們受凉，又送給毛衣穿。當我們臨赴前方時，各機關又寫信並送慰勞品給我們，鼓勵與指示，使劇社的同志們非常感激，決心要更加努力。同時他們立刻回憶起在舊社會被歧視、被壓迫，生活上，人格上得不到保障的痛苦，他們感激地說：「共產黨沒有把咱們當外人看，眞是恩重如山，一輩子也忘不了。」

由於首長和同志們給我們的指示，劇社同志在思想上得到了進步，同時，在同平劇院、七月劇社交換工作上的經驗後，也得到了提高。現在，同志們正在努力企圖克服着劇本內容上、表演上的缺點。對於政治、文化的學習也注意起來了，在寢室，在後台，隨時可看到同志們讀報、識字，並出了學習牆報，隨時檢查工作和思想上的缺點，向着爲人民服務和改造舊劇的方向前進。

「爲愛雞羣來復仇！」

——「太嶽山」部在汾陽某地戰鬥記——

史 唯

「同志們，好好地打吧，救救平川的老百姓！」

當我「太嶽山」部殲滅閻匪二〇八團兩個營的戰鬥之前，附近村莊的羣衆就對我們發出這樣痛切的呼聲。

曾被閻匪屠殺搶掠的汾陽×村，家家戶戶門窗毀壞，大櫃橫在當地，水甕倒在一邊，一位老太太端着一碗稀稀的炒麵哭着向我們說：「他們（指閻匪）眞壞透了，把全村糟蹋完了，搶的沒有一家剩下的。他們把我家搶了個乾淨，還把我兒子殺了！你們好好給咱們報仇！」部隊路過某村時，村中的一個老百姓站在土丘上，流着熱淚向我們說：「咱們的隊伍來了，又見着親人了！有活了！」老百姓的痛苦生活和悲切的哭訴，增加了戰士們對閻匪的仇恨，每個戰士的心裏都在怒吼着：「誓死爲受難羣衆復仇！」

四月一日早飯時分，部隊埋伏在××到××之間的公路旁邊的壕溝裏，我們把一個耕地的老鄉叫下來告他說要打勾子，請他不要暴露了目標，他非常高興的說：「快到川來的時分了，我還是裝着做事的耕地吧！」一個老鄉從遠處伏着身子高興的跑過來告我們說：「勾子換了村了，你們來的正好，我是他們的放哨的。」他又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讓我們的同志穿上便於觀察敵情。敵人像猴子一般的走進了我們的伏擊圈，槍打響後，部隊像猛虎般衝了上去，那個老鄉看着，是如何的興奮啊！

戰鬥還沒有完全結束，追擊砲、重機槍、手榴彈都還在吼叫，團的指揮部剛剛移到×村的背後，村裏頭在家的男人都搶着抬擔架搶救傷員去了，老婆們婦女見了我們，都從家裏跑到街上來關切的打聽消息，又從街上跑到村外，和我們的機關混在一起，同志們雖然再三的勸他們回村躲藏，但他們卻不願意。

第一批勝利品下來了，是兩挺重機槍、擲彈筒，歡迎的戰士都抬起手來，高叫「馬克沁！馬克沁！」在大照壁背後藏着的一位五十來歲的老太太也跑來擠近戰士們身邊，和着勝利品高興的發笑。遠處有一堆一堆的人向村裏走來，戰士和老鄉們，好幾百隻眼睛都注視着；看看走進了，跟來：「俘虜下來了！」小孩子們指手劃腳的說：「勾子，多嘍！多嘍！」有十來歲的婦女走過來和我說：「同志，「一個村」，可是穿便衣的是個勾子！」在人羣中，帶俘虜的沒有注意到，但老鄉們一把拉了出來，說：「是個勾子！」

戰鬥結束後，一隊隊英雄們踏着大步，昂起頭，一隊一隊的走來，高昂起頭，臉上現出勝利的笑容，伸出大姆指，指着抬擔架的老鄉說：「打的好！打的好！」隊伍一走進村，老百姓放滿了一鍋一鍋的水和茶水，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太太抬着開水走來，一個同志趕忙跑上去把水桶接了過來，說：「老太太，可麻煩你了！」老太太搖搖頭說：「不麻煩，不麻煩，這一下可見到解放軍了！」她說着流下淚來，「你們這個仗可打好了，要不，今天勾子來又把我們打劫了，我們連吃的都沒有，他們一來就是要糧，拿不出來就往死打人，你們再不來，我們就不能活了。」

來信更正

編輯同志：

四月九日四版所載「今天是星期幾了」一文中倒數第二行，「就是八月一日是星期一」「一」字應是「日」字。

武同舟